

注事

扫房子



□邓育秦

快过年了,不由想起那些年里,母亲扫房时忙碌、刚强的身影。

“腊月二十四,掸尘扫房子”,这是老祖宗的传统习俗。扫房子既有驱除病疫、祈求新年安康的意思,也有除陈(尘)布新的情感愿望,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冀。

年前扫房子,是母亲心中的大事。在我的记忆中,过了腊月二十三,母亲就会选择一个大晴天,早早把放寒假正在睡懒觉的我们喊起来。那时,离开冬天的热被窝,是多么的不情愿呀!我们只好穿上棉袄,一个骨碌,便翻下了炕头。

我们把屋里的被褥、枕头、衣服搬到院子里,卷好炕上的羊毛毡,挂在院里的铁丝绳上,把炕席揭下来,靠到大门外的墙上,撕去墙上的旧年画,把一些小的物件放到木柜里,然后把灶间的盆盆罐罐、瓢勺碗筷也都收拾到院子里,搬不走的咸菜缸、酸菜缸、水缸等,就用褥单子盖起来。

母亲把长木杆拿过来,在上头绑一把笤帚,随后戴上草帽,扎紧袖口,开始清扫屋顶和墙壁。她的动作干净利索,身子时高时低,前后左右,辗转腾挪,像个粉刷匠。家里院外和犄角旮旯,都是母亲的战场,笤帚所到之处,久存的灰尘和垃圾被一扫而光。母亲又拿起木棍,“嘭嘭嘭”地抽打毛毡和炕席,从上到下,正面反面,那密集的响声,在冬日晴空下,传得又高又远,落在屋檐上的麻雀,“嗖”地一下飞得无影无踪。看着阳光下母亲出汗的脸,我觉得这是她最美的时刻了。

拍干净身上的尘土,洗去脸上和鼻孔里的灰尘,吃碗简单的面条,母亲顾不得休息,乐此不疲地把盆碗筷碟摆好,放在大蒸锅里用碱水煮;把床单、被套、窗帘、枕巾浸泡在大盆里,坐在小板凳上,用双手不停地揉搓。我们也不甘落后,搬回院里的物件,舀来一盆盆热水,挽起衣袖,将抹布在水中搓洗干净之后,挨个去擦……

活怕人干。门窗玻璃和家具摆设都被我们擦洗得干干净净,光彩照人,再把炕席和毛毡铺回炕上,墙上贴上新买的年画,屋子里便焕然一新。洗好的被褥床单,挂满门前的几道铁丝,不一会儿,就被寒风冻成硬邦邦的冰帘了。我和小伙伴们,常在冰帘里捉迷藏。天黑了,一年一次的扫房子也就结束了。

扫房子,能锻炼人的耐性和心志,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、深深的母爱和追光的力量。只有当亲力亲为去打扫房间的每一处角落时,谦卑之心才会油然而生。古人讲:“高堂素壁,无舒卷之劳;明窗净几,有坐卧之安。”人有净气,风度自来,干净的风气,藏着一个家庭的福气和未来。

母亲教会我们认真做事,踏实做人;教会我们清扫心房的垃圾;教会我们在生活的阴暗处寻找光芒,给自己生活的勇气和希望。受母亲的影响,有了小家的我,仍然在小年后选一个大晴天,像母亲一样扫出家里的亮堂。如今扫房子在我的心里,如一坛陈年老酒,伴随着漫长岁月,弥久醇香,甘甜无穷。

乡情

老家的池塘

□张自立

我的老家,在临猗县的黄土高坡上,当地人都唤作坡上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坡上的村子,村村都有池塘,旁人或许只当它是寻常蓄水池,可于我而言,它的分量远比想象中厚重。

老家的池塘当时极为简陋,不过是村民在平地上开挖的一方大坑,却倾注了全村人的心力。我至今记得那人山人海、红旗招展的壮观场面,锄头与铁锨碰撞黄土的脆响,夹杂着村民们的号子声,在坡塬上久久回荡。经过月余日夜奋战,一方用白灰和黏土层层碾压防渗的池塘终于落成。汇入池塘的水流通道,是村民们用青砖砌成的,两侧还竖立着不知从何处寻来的一对石狮子,既减缓了水流冲蚀,又为这方土塘添了几分庄重雅致。全村各巷各户的雨水,都顺着弯弯曲曲的流水壕,潺潺汇入塘中,既能蓄水防涝,守护村里的房屋与田地,在十年九旱的艰难年月里,更成了村民们担水抗旱的救命塘。这份恩情,是五六十年前的坡上人刻在骨子里的深刻记忆。

它的第二重功用,说出来或许令人诧异,却曾是全村人赖以存活的生活水源,于我们这些那个年代出生的坡上人而言,神圣又无可替代。那时村里仅有一口深水井,大人们靠着轱辘,从百余米深的井下,费力绞水,再累也甘之如饴。可一遇旱年,水井便干涸见底,连半滴水都绞不上来,坡上也就有了“井水贵如油”的老话。这般光



景下,池塘便是全村的指望。村民们日日去塘边挑水,挑回家后倒进大水瓮,撒上净水的物质,拿擀面杖搅匀,静置沉淀一夜,次日便是能做饭的饮用水。就连生产队饲养室的饲养员,每日也必来塘边挑水,供队里的骡马耕牛——那些耕畜,是生产队的顶梁柱,关乎全村一年的收成,水源之事,半分也马虎不得。也正因此,每隔三五年,村民们便合力修缮池塘,严防渗漏,倾尽全力,守护这人畜共依的命脉。

如今,村村打了机井、通了自来水,村民的饮水条件彻底改善;各村巷道尽数硬化,不少村还修了封闭式下水道,老池塘渐渐失去往日的功用。有的村子将池塘硬化美化,成了村里的小景观;有的则直接填埋,变成了平整空地。我们村幸而还留着当年的一口池塘,另一口却早已被填平,没了踪迹。

老池塘无言,却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青春记忆,更成了刻在心底的乡愁。如今,我们这一辈人,无论身在天南海北,每逢佳节相聚,话题总绕不开那陪伴我们度过无忧岁月的池塘;只要踏回老家,总要到儿时嬉戏的池塘边,静静走走、细细看看,重温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老照片



▲1994年春节购买年货的居民 高志勇 摄

赶年集

□彭建国

春节的脚步悄然临近,超市里喜庆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,点燃了人们采购年货的热情。此时此刻,我想起了曾经赶年集的情景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乡村集市是一道繁华的风景。一年中无论农忙农闲,集市上的四时之景总是车来人往,熙熙攘攘,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。而进入腊月后,商贾云集,交易的货物变得尤其丰富,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玩的,干的、鲜的、生的、熟的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这时候去集市尽情采购,乡亲们统称“办年货”。

腊月年集,四邻八乡的人和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商贩都会蜂拥而至。这边有糖果、糕点、瓜子、花生、核桃等,那边有各种款式的衣服、鞋子、布匹等,再往前走,街道边摆满了锅碗瓢盆、笊篱勺子等厨房用品。

腊月的年集热闹非凡,商贩的吆喝声、叽叽喳喳的讨价还价声,不绝于耳。大姑娘、小媳妇图的是实用,

围着卖布匹、服装、鞋袜的摊位,摸摸这个,掂掂那个,心里盘算着给家人买一些过年的衣帽鞋袜,思谋着给娃娃们做新衣服。男人们则在肉架旁转悠,挑挑选选。

年集上大人高兴,孩子们更是高兴。小孩跟在大人身后,一路上寻找着自己最喜爱的烟花爆竹。那时年集上卖的鞭炮大多是用细绳捆成一捆。

卖春联和年画的摊位是最有人气的地方。各种款式的福字、窗花让人挑花了眼。内容丰富、色彩鲜明的年画寓意吉祥,也要买几张图个吉利。

赶年集热热闹闹,办年货忙忙碌碌。在乡村腊月的年集上,将精心挑选的年货带回家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。

时代在进步,年集在变迁。备年货、赶年集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需求,更是一种传统文化。年集带着祥和与喜气,传承着一代代人的幸福安康,成为一代人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品味

难忘烤包子



□王忠明

那是1985年春至1996年秋,我在矿上工作、生活。我所在的基层单位,日常一般作业地点,均在该矿的主力生产基地南河沟坑口范围内。矿福利科在这个坑口设有专门的保健食堂(班中餐食堂),在饭点为在井下三班倒作业的矿工轮流供应油饼加煮鸡蛋,或者油炸花生米、蒸包子、烤包子、糖酥饼。

那个时候,保健食堂的厨师们厨艺精湛,加工制作的班中餐供应这些食品,对矿工们来说,无疑是一次改善的机会,深受他们喜爱。

尤其是烤包子,外表金黄酥脆,内里软嫩,馅料肉多配料极少,几乎可以说是纯肉包,咬一口嘴角直流油水,口味鲜香惹人陶醉,品尝过的人许多年都难以忘怀。我吃饭的口味较重,偏咸、酸、辣,班中餐最爱吃的是鲜香咸味很适合我的烤包子。

父亲和徒弟每次在保健食堂完成维修炉灶任务后,食堂管理员都会用烤包子招待他们。父亲自然舍不得独自享用,每次都带回家几个让我们分食,给人的感觉真的是世间至味、口齿留香、舒畅无穷。

一转眼,我离开故乡近30年,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时常令我魂牵梦萦。到了2018年以后,我从北京回到运城。再回到矿里探亲时,弟弟告诉我,现在有人卖烤包子,虽然质量和原来保健食堂的差一些,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口味,每天早上烤的包子,很快就卖完了。

我即刻买了两个包子一尝,感觉挺合我口味,与数十年前班中餐吃到的烤包子,口感不相上下。

那以后,一旦再回到家乡,我都要去吃一顿烤包子,方感到心满意足,还多次让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帮我捎来,解解馋。

本版责编 韩立 校对 刘亚